

近世江南的昆曲情节

◎ 朱琳 陈玮

明代嘉靖年间,魏良辅改革昆山腔。此后,新声昆山腔扶摇直上,压倒其他声腔,一跃而为江南乃至全国剧坛盟主。“金陵吴趋余杭之里,邸第相望,鼓钟不绝,所奏伎乐皆尚吾邑魏良辅所定之昆腔”。人们的祭祀、喜庆、社交、冶游等活动中多有昆曲“伴奏”,甚者将其当做日常生活的“必修课”。

昆曲与江南的信仰生活

江南信神媚鬼,动辄“聚众赛神”、“彩灯演剧”,所谓“岁时祭赛,亦无不有剧”。

(一) 昆曲与酬神活动

1、固定时间的酬神演剧活动

在历久的信仰生活中,各地约定俗成在特定时间祭祀某神灵,常见于神诞日,“每称神诞,锣鼓演剧”。

苏州城乡神诞日演剧列举^[1]

地 点	原 因 及 内 容	时 间
城内	“财神五路诞日”	正月初五日
土地神庙	“土神诞日”	二月二日
虎丘花神庙	百花生日	二月十二日
吴县元和亭	东岳诞日	二月二十八日
苏州娄门外龙墩各村	东岳天齐仁圣帝诞辰	三月廿八日
吴县光福	东岳诞日	三月廿八日
吴江平望	城隍神诞(太平会)	四月八日
城内	吕洞宾生日	四月十四日
吴江盛泽	东总管金神诞辰,东西庙	四月十八日
城内	药王生日	四月二十八日
吴江盛泽	蚕皇诞日	小满及前后
苏州附近	王大哥生日	五月五日
吴江平望	关帝诞辰	五月十三日
会馆	关帝生日	五月十三日及此前
圆妙观阊门外四图观	雷尊诞日	六月二十四日
老郎庙	老郎生日	七月十五日
吴江盛泽	城隍神诞	八月初八
城乡	道教神仙九皇大帝生日(九皇会)	九月初九日
吴江盛泽	西总管金神诞	九月十六日
水仙弄	柳毅诞日	十月初六日
醋库巷	水仙神诞	未知(可能为十月初六日)

上述神诞日,苏州遍地演戏。神诞日演剧远不止上表所列,仅就行业神来说,三百六十行,行行皆有供奉之神,遇有祖师诞辰,则迎神赛会演剧。



苏州城乡非神诞日酬神演剧情况列举^[2]

地 点	原 因 及 内 容	时 间
府衙及苏州城内	立春	立春日
关帝城隍二庙	款神、禳祸	正月一日至七日
神祠、会馆、厅堂、	庆元宵、酬神	正月十三至十八日
苏州附近村庄	走夜会,酬神、以驱疫癘、庆节	正月三日起至元夕
吴江平望	各坊及各乡村祠庙迎神、贺岁	自正月至二月
吴江平望	昭侯庙(即城隍庙)演剧	二月十四至十六日
太仓沙溪	捏神示榜,至璜泾东岳庙、本镇玉皇庙	三、四月间
太湖之滨	社戏,酬太上玄天大帝之灵	花朝前后数日
吴县光福	各乡迎神、报赛	自清明前后迄四月
苏州各乡	土地神庙“解天饷”	“春中”(仲春)
吴江	媚五方贤圣	五月
周庄	五方贤圣诞	五月十八至廿二日
常州	赛神演台阁戏	下元
苏州农村	烧青苗,赛猛将之神	中元前后
吴县元和亭	东西两庙城隍“解饷”	八月初一
吴江黎里	夫人会,城隍庙日夜演剧	八月十四至十六日
吴江	双杨会,梅堰平望至盛泽、东港西洋一带	四、五月份
虎丘(郡厉坛)	赛神、祀孤魂	清明,中元、十月朔日
各会馆	关帝成神之日	九月十三日
吴山顶机王殿	登高,酬神	九月九日
江苏巡抚衙门辕门里	祭旗图(或名骑图)	春秋二季

在演剧酬神活动中,春祈秋报,更是引人入胜。不过,所祭之神并不明确,可称为“泛神”祭祀。春季酬神演剧活动俗称“春台戏”,《分湖小识》载:“每当春光和霁”,“村民竞尚演剧”,“张乐于广漠之野”。又据《逸史残钞》:苏州“沿河村落中,当兹春日,必有巡神演戏之事。”而且,诸村庄“各有台戏”,一村演罢,一村继起,“前村佛会歇还未,后村又唱春台戏”。在城市,春台戏场也“几无隙地”。与春台戏相对应,“花稻登场”后也敬神演剧。而且,“秋间酬神”规模往往甚于春台戏。酬神演剧一般以社区、行业等社群性活动为主,有力之家也于厅堂祭祀演剧。《祁忠敏公日记》中多次提到家中酬神演剧情况,如丙子年五月十三日,“祀关神演戏”;丙子年十二月初七日,“老母谢神演戏”。

2、不固定时间的祭祀演剧

疾病之家,或许愿于神,病既愈,则召优伶演剧。冯梦祯的《快雪堂集》多次记载病愈演戏情况,如“诸亲戚为鹤儿病时,十保扶,今日偿演戏”;“喜奎孙出痘

将愈”,“酬神谢医,设席作戏”。苏州一陈姓家庭,举家染疫,“愈后架台于村,演戏酬神”。天旱,农民于庙中求雨,“既雨之后,复盛设仪卫百戏”,“或清唱演剧,谓之谢将”。江南人家被火之后,也要演戏酬谢火神菩萨,叫做“火烧戏”。崇祯十四、十五年(1641、1642),



清 《姑苏繁华图》局部

苏州疾疫肆虐，“城内外唱戏媚神”，“戏枱相望”。在江南，随时有酬神演戏的可能。曾有大网船“遇风打入田圩”，船阻隔，“不得出”，“舟人急乃持香虔祷胥王庙，乞借神力，下午骤雨水涨高二尺，船遂入湖”，于是，“两船演剧谢神”。^[3]江苏吴江市庞村“凡出外经商”者，必于太平菴总管堂前“演戏酬神”。

(二) 昆曲与祭鬼活动

有诗讽刺曰：“吴俗事鬼神，不异事豪强。”江南乡民信鬼，往往病不求医，“听信巫覡，辄行祷禳，牲乐喧阗”。幸而病愈，“破产”演剧酬谢。

祭祀鬼魂规模较大者要数清明、中元、下元三“鬼节”，每逢鬼节，赛会演剧。在宁波等地，七月的下半月，几乎家家户户都要超度亡魂，邀请昆班唱戏，民间称作“焰口戏”。江南人笃信鬼魂，不仅希望通过演剧媚鬼，以保安康、顺利，同时，对于逝者也以鼓乐祭奠。在苏州、松江地区，早在成化年间，富豪之家即已形成“搬戏”以“张乐娱尸”的风气。^[4]特别是《长生殿》一剧流行之后，丧礼中多“唱惊变、埋玉诸剧”。杭州也在“出殡前夕，大家则唱戏”。^[5]因为演剧耗费较大，昆曲堂名、清音班相对更为经济，所以，小民之家仅“用鼓乐”以超度亡灵，或“招致清音低声高唱”。不仅在“新丧”时“举殡演剧”，忌日也演戏，《祁忠敏公日记》中记载，“德公先兄百日之期，抵家哭奠”，“代五兄备席演戏”。

(三) 昆曲与祀祖活动

祖宗崇拜是中国宗法社会突出的文化现象，宗族势力越强，祭祀仪式愈繁，戏曲也成为祭享祖先的手段。松江府华亭人冯时可认为：宗族祭礼，“俎豆”可以“不具”，但“戏剧娱天”却不可少。绍兴义门陈氏：冬至节，于宗祠前，演戏一台。山阴张川胡氏：元宵前后五日，演戏两台。萧山县镇龙庄大义村汪氏：“秋分祭毕，演戏二台以敬祖先”。萧山县长巷沈氏：“十月朝，名班演戏”。余姚县兰风魏氏：每届冬至，祭祖之后，演戏致敬。有些宗族划拨义田、祭田，专门用于祭祖演戏。^[6]在昆剧界，祭祀祖先演戏统称为“祠堂戏”。据昆剧老艺人回忆，宁波每年十月至十一月民间祭祀较为集中，各宗族纷纷邀请戏班演戏，家庭中有新近亡逝者，趁祭祀时



明 《南中祭会图》昆曲演出

将其牌位送进祠堂，叫作“进主戏”，新添男丁，称为“加谱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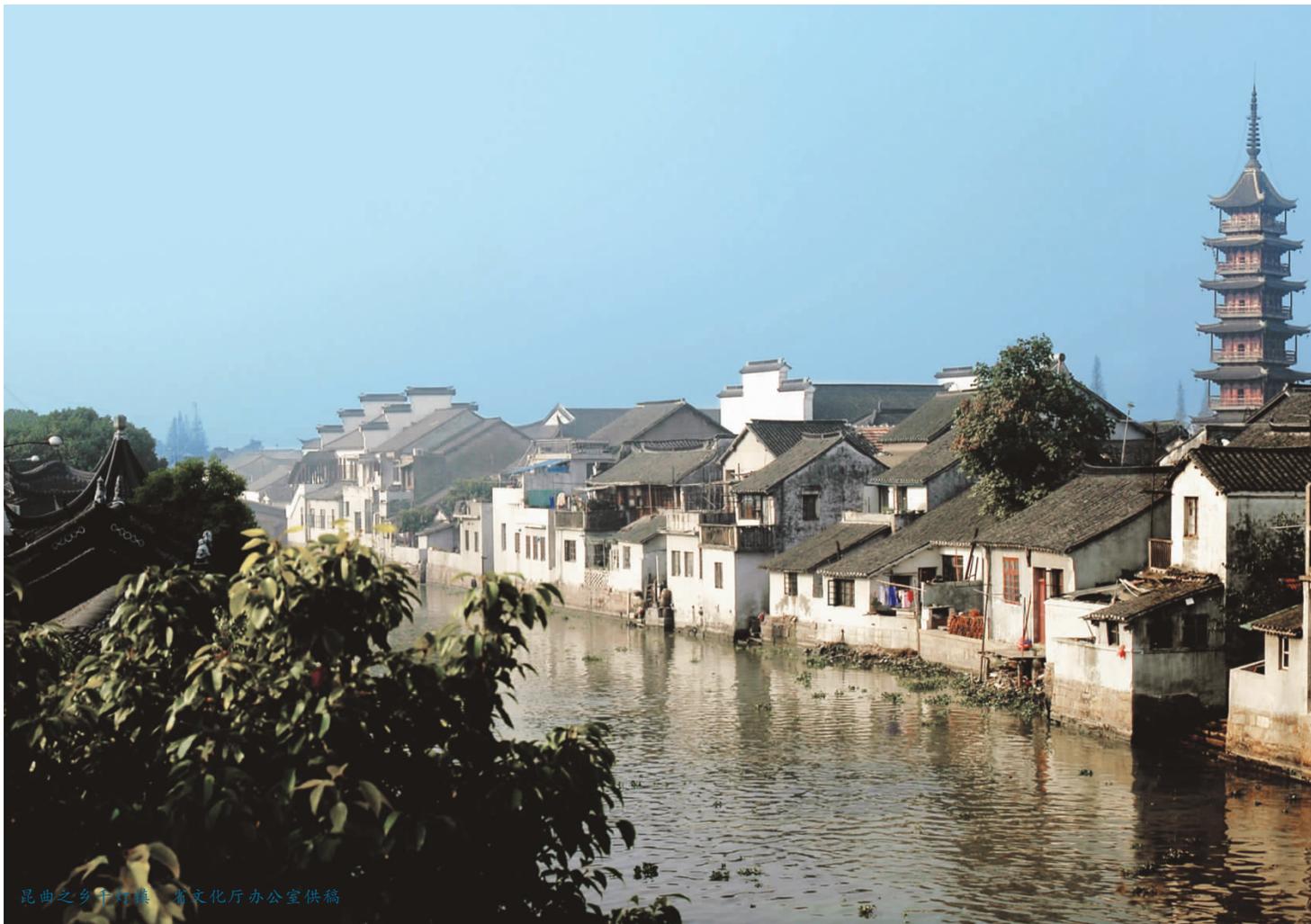
昆曲与江南的喜庆活动

戏曲、歌舞与喜庆活动紧密相关之历史渊源，在近世江南，喜庆活动中多以昆曲来渲染，增添欢快气氛，丰富喜庆内容。

(一) 昆曲与节日庆典活动

在岁时节日，公共场所常举办大型的、对公众开放的昆曲文艺演出。每至立春，江南各地官府“竟将梨园传唤，同扮故事”。新年期间，江南戏曲演出更是热热闹闹。据宁波昆剧老艺人回忆，他们从正月初二开锣，整整演戏一个月，规模大者往往十多付戏班并台演唱。苏州端午节竞渡龙舟，“丝竹管弦之辈乘大船，结灯彩，吹弹鼓唱曰清客，聚观者动以万计”。有的家庭也值节日邀请戏班或搬出家乐演剧。《万历野获编》载明代嘉兴吴默泉“值度岁迎春”，“命优侑酒，”与其友人“垂筇同观”。《王巢松年谱》记崇祯十六年，“州中（按：苏州）元宵最盛，大人致郡优演剧。”

曲友适逢节日，也倍加活跃。在苏州盛泽的中秋夜，曲友“联袂踏歌，无异白日，”或“竹肉并奏，往往彻宵而罢”。吴江盛泽镇的吴歆集，每逢旧历七月十四至十七日童子会，该社曲友在“西庙开唱昆曲四天”。苏州中秋虎丘曲会算得上最为壮观，张岱在《陶庵梦忆》曾这样描述：“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伎



昆曲之乡千灯镇 省文化厅办公室供稿

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变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献技。”

近代，昆曲虽已衰落，江浙一带的节日曲会仍较频繁，正月十五元宵节，曲友们相约至苏州邓尉，边赏梅边唱曲。六月廿四荷花生日，曲友至杭州举行曲会，在西湖里荡舟度曲。七月初七乞巧节，曲友聚集在嘉兴南湖烟雨楼举行唱曲比赛，观者如堵。八月十五日，曲友约至海宁观潮，一去就是几十人，长达四五天，每日唱曲串戏，尽兴而归。^[7]在松江，每界桂花飘香、中秋来临，沪、宁、杭等地曲友与松江曲友会串，联袂上演精彩曲目，松江秀野桥头笙箫悠扬，城厢万人空巷。

(二) 昆曲与人生礼仪活动

在人的生命周期中，有许多“节点”标志着其成长变化和社会角色的转变，家庭、亲族乃至周围的人常安排唱堂会戏等仪式和礼节，以示庆祝、纪念。据近代苏州人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回忆：其亲戚中颇多富豪，每逢有婚宴寿诞等喜庆事，常接连数日张乐，“戏剧则有堂会，以昆戏为主”。

寿诞戏。万历年间，上海秦凤楼寿辰，令家乐戏子演《岳武穆》。冯梦祯在《快雪堂集》中记载，“沈二官为内人生日，设席款客，余亦应邀焉。吕三班作戏，演《麒麟记》”。清代苏州王巢松于顺治十八年(1661)七十大寿时，“召申府中班到家，张乐数日”。民国时期，苏州名人潘祖荫曾经在其寿诞宴席上，请著名清客欧阳南村唱全本《绣襦记》。^[9]近代著名实业家穆藕初，在1924年其母寿诞时，邀请苏州昆剧传习所全体学员赶上上海，于南市大富贵酒家演唱昆剧堂会3天。^[10]

结婚戏。清代苏州画家徐扬的《姑苏繁华图》，是



苏州民俗生活的缩影。其中有一幅迎娶图：昆班堂名“导航”于迎亲队伍前，一路鼓吹。苏州补园（现为拙政园之西部花园）主人张紫东次子张问清于1930年结婚时，“喜庆三天，亲友登台会串”。1933年，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时，“小四妹充和唱昆曲‘佳期’，顾传玠吹笛伴奏”。又据顾笃璜老先生回忆，1937年，他的一个堂房哥哥结婚，在苏州怡园举办婚礼，并举行“同期”唱昆曲，很热闹。

（三）昆曲与其他喜庆活动

在江南，庙宇告竣、祠堂毕工、华屋落成，多办酒宴，并请优伶助兴，俗称奠基戏。江南等地兴建桥梁，认为是件非常隆重的事情，造桥工程完竣，称为“满桥”，要举行庆祝仪式。在宁波以及江南等地，常邀请昆班演戏两天。添丁进口甚至过继子嗣要演戏，祁彪佳曾于丙子年十月初三日至杭州府城的外舅家，“时式弓舅有遗孤，持九舅继之为嗣，举酌延族，予预焉，观《白兔记》”。据《笔梦叙》记载，常熟钱岱长子极聪明，“幼时试笔作

破题”之日，钱岱“设盛筵”、“演戏”以庆贺，同时“斂师”。1920年，大总统徐世昌送苏州补园主人张紫东嗣母“苦节纯孝”匾，家中举行悬匾大庆，宾客如云，在大厅演出昆曲三天。^[11]

江南大族世家有专门为其婚丧喜事服务的乐户，据国学大师钱穆回忆，他幼年所居的无锡七房桥，“桥北一村，名丁家村，乃七房桥乐户，袭明代旧制。世习昆曲锣鼓，歌唱吹打。每一家有事，亦毕集。遇喜庆，即在宅前大厅搭台唱昆曲”。在江南，连拮据小民之家也多用，林立的昆班堂名即应运而生，在晚清时期的苏、杭一带，“不论婚丧喜庆，开张店铺”，“无有不用”昆曲堂名的，堂名臻至“极盛行时代”。

昆曲与江南的社交生活

社会交往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世江南，昆曲乃社交生活的重要内容和社交礼仪的一部分。

（一）“每开筵宴，则呼传乐籍”

在明清江南，文人士夫、巨商富贾凡遇宴会，“非音不樽”。在南京，“每开筵宴，则呼传乐籍”。浙江乌程人董份，“一遇宴会，则声歌杂沓，金碧夺目，引商刻羽”。正是出于社交、待客之目的，加之自娱的需要，许多家庭畜养戏班。例如常熟柏小坡的柏园，“凡吴中骚人、墨士、琴师、棋客咸集于中”，故“家有男女梨园按次演剧”。戏园、酒楼既是交际场所，也是昆曲活动场所。苏州在戏园兴起后，“居人有宴会，皆入戏园”。无名氏新乐府云：“金阊市里戏馆开，门前车马杂沓来；烹羊击鲤互主客，更命梨园演新剧。”在社会交往活动中，演剧与酒、茶、食同等重要。在官场，接待上司亦需献演昆曲以示敬重。金埭载杭州郡守俞公卿就任之日，会稽、山阴二邑县令“例设曲宴”。浙江人陈龙正以卫道士的口吻强烈批判厅堂演戏，认为这是有“坏家法”，但他不得不承认，“儗宴公祖父母，轮流为首，谊不可辞”。

人们在群聚中容易激发娱乐热情，常借机自娱或互娱以助兴。余怀在《三吴游览志》中曾记载游览苏州时与众友“酒酣以往”，“于是文卿拨阮，浣月吹洞箫，公沂执板一歌”，王素心抚掌而笑曰：“正所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也。”昆山胡福章回忆：小时候上人家串门，大人们在闲谈之余，拿出笛子，唱《牡丹亭·游园》、《长生殿·惊变》等。

（二）“会集之间，必有丝竹管弦”

明清江南文人集会、结社之风倍受今人瞩目，而其每有集会，几乎无不“彝鼎陈前，丝竹列后。”特别是明

代后期,“规模较大的结社一般都和戏剧活动密不可分”。^[12]“万历甲辰中秋,开大社于金陵,胥会海内名士”,秦淮著名昆曲乐妓马湘兰等40余人,“咸相为缙文墨、理弦歌”。崇祯十二年,四方贤豪集于方密之侨居金陵的水阁,“梨园子弟,三班骈演。阁外环列舟航如堵墙”。冒襄等人于崇祯十五年中秋,“四方同社诸友”会于秦淮,“置酒桃叶水阁”,“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

因缘诗、画、文、酒、茶而聚结之社,其文化、娱乐、闲适意味明显,丝竹迭奏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也倍增风流自赏、清狂放浪的情趣。蓬蒿诗社成立时,“招虞山班试技,得王、陆二旦,双声绕梁”。清初江南同声、慎交二社大会于虎丘,“会之日,以大舟廿余,横亘中流,舟中列优唱,明烛如繁星,伶人数部,歌者竟发,达旦而去”。不仅诗文酒会中演剧,即便在以政治色彩浓厚而称著的复社,“自始至终,载酒征歌,赋诗演戏”。

(三)因“曲”而“会”

上述两种状况不妨以因“会”而“曲”概括,也就是说,人们因社交需要而聚集,附带演剧。还有一种状况则是以昆曲为媒而结社、会聚,姑且称作因“曲”而“会”,亦称作曲会、曲社,主办者常常把这当作酬宾会友、展现自己好客之德的机会。民国时期,苏州补园常常凝集了苏州城内世家大族爱好昆曲者。而每次聚唱前,必备上好酒席,然后,吹笛弹琴吟唱。当时著名画家冯超然、吴湖帆以及企业家穆藕初等社会名流常聚集在此。

江南曲社发育早,在苏州等地,自魏良辅革新创立昆山腔后即有此类曲社。^[13]直至近代,江南的曲社活动仍然红红火火。民国时期,苏州城内及府属太仓诸县,乃至盛泽、黄埭等乡镇,都有昆曲社。即便像昆山这样的“斗大山城”,也大小曲社遍布,“今则一入其境,即能闻红牙檀板之声”。

无论是朋友间的往来酬酢,还是同好间的集会结



清末年画 《虎丘灯船胜景图》

社,昆曲总是待客、迎客的一项内容。故而苏州有民谣“家家宴喜串歌儿”。社交演剧甚至竟成为一种规制和强制性的力量,以至于“大夫宴款不敢不用”昆曲。与此同时,参加曲会活动也构成了近世江南部分群体社交生活的一个部分。



昆曲与江南的冶游生活

冶游,泛指游乐,或赏景,或狎妓,体现了明清江南文人生活的特色,这类游乐活动常以昆曲助兴。

(一)“载箫鼓以游名胜”

“吴俗好遨游”,昆曲也成为旅游的伴生物。苏州人踏青,间有“骄妓勤优,呈技争巧”,红粧按曲之轻扬与歌舞百戏之嘈杂相谐,“数里无闾境”。他们有的三两聚集,度曲放歌。园林里游人如织,“园墅各笙歌”,“春时菜花极盛”,到处酒炉茶幔,曲轻歌曼,“东边吃酒西边唱”。清明节和上巳日,“倾城而出”,“用楼船箫鼓,具酒肴,以游上方山、石湖诸处”。苏州人游赏活动四季不断,立夏日饯春,“游船舫虎丘山塘”,“歌传檀板”。“六月二十四日,群游葑门外荷花荡”,观荷纳凉,远近画船箫鼓声相闻。中秋前后,石湖是赏月的好去处,“楼船箫鼓祈赛无虚日”,苏州人称之为“串月胜会”,届时“游船排挤,彻夜笙歌”。

好游不是苏州人的“专利”,“杭俗春秋展墓”之时,“阖城士女尽出西郊,逐队寻芳,纵苇荡桨,歌声满道,箫鼓声闻”。“越俗扫墓,男女袷服靓妆,画船箫鼓”。陈维崧《水调歌头》讽刺无锡人流连徜徉而不知“世事”之状:“江南五月天漏,炼石补仍穿。骤若淫龙喷沫,狂比长鲸跋浪……何处玉箫金管,犹唱雨丝风片(按:昆曲《牡丹亭》中的词曲),烟水泊游船”。

有的涉足长途旅游者随身携带家乐。海宁查培继

曾“挈家伎数十人，溯钱塘江，历富春、桐庐，道严州，入新安江，达歙州城下，停舟练江之上”。一路上，“与诸文士饮酒赋诗，留连观剧，凡数十日”。明末无锡人邹迪光游览西湖时，命童子演奏，“余家歌调实求工于雅，”“居人游客驾小艇聚观，以数十计，每奏一技，赞叹四起，欢声如沸”。

(二)“三百女闾无足数，笙歌滥遍四千家”

纵情山光水色，为名流雅士的好尚；流连于秦楼楚馆，亦显文人墨客之风骚。自明代始，艺妓以乐娱人的风尚已由歌曲转移到戏曲上来。随着昆曲的流行，妓女也纷纷学曲、度曲，清代乐妓更以唱昆曲为上品。^[14]明清江南名妓，独以色著而不擅艺者寥寥，色艺俱佳，也是文人对妓女的最高审美标准。

文人间还举行昆曲名伎的评选活动，并与文士科举之等(状元、榜眼、探花等)比列，“品藻花案，设立层台，以坐状元”。明清江南名妓如柳如是、董小宛、陈圆圆等几乎无一不是昆曲能手，他们中有的正是因擅长昆曲而令天下名士为之消魂断肠。吴门妓女梁昭，“昭动口箫管稍低于肉(按：人声)，听之若只有肉，而不知有箫管也。而箫管精蕴，暗行于肉之中”。故“虎丘中秋夜，盛会毕集，若昭等不来，皆以此夕为虚度”。南京名妓尹春，虽然“姿态不甚丽”，但“专工戏剧排场，兼擅生旦”。余怀曾“延至其家，演《荆钗记》，扮王十朋，至《见娘》、《祭江》二出，悲壮淋漓，声泪俱下，一座尽倾，老梨园自叹弗及”。

文人士商与昆曲乐妓间的交往生活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在旅游嬉戏之时，邀请乐妓“出局”相陪。在杭州，达官富户游西湖时常携名妓，“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在苏州的三伏天，“游闲子弟争携画舫，载酒肴，招佳丽，呼朋引类”，“或习清唱”，或“争以赌曲”。二是游逛妓院。南京秦淮，“旧院与贡院遥对，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苏州亦如此，阊门外妓馆云集，袁学澜有诗：“平康巷陌簇蜂巢，暮雨潇潇曲按多。楼阁纱窗花隐约，笙歌两岸八方河。”

昆曲与江南的“日常”生活

除了在信仰、喜庆、社交、冶游活动等特定之日外，人们在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也常以昆曲聊发闲暇。

(一)日常闲暇中的观剧、赏曲

有家乐或延请曲师居家常驻者，主人一有闲情逸致，戏班、曲师可以随时伺候，这些家庭的昆曲活动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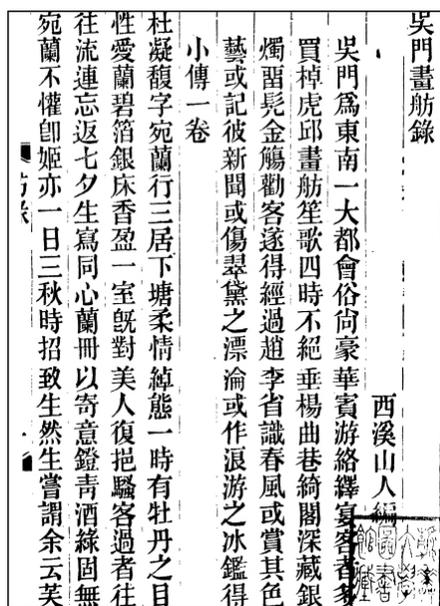
象穿衣、吃饭那样便利，昆曲从而伴随着主人的日常起居。清代金义方“平居檀板笙簧，赓唱迭奏，备极家庭乐事”。毕沅，“家蓄梨园一部，公余之暇，便令演唱”。杭州包涵所，于西湖建造楼船，“大小三号：头号置歌筵，储歌童；次载书画；再次侍美人”。可见，书画、歌舞、美人同为文人士夫理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些文士对于昆曲追求往往极度化，万历年间的进士范景文，“公有家乐，每饭则出以侑酒，风流文采，照映一时”。吴珍所，“蓄歌儿倩美者数人，日拍浮其中”。张岱，“日聚诸名士度曲征歌”。侍御史钱岱家居时，“令诸妓或打十番鼓，或歌清曲”，府第檀板清歌，管弦亮响，“无日不洋洋盈耳”，“侍御日偃其间”。许多家乐主人调教戏班也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徐锡允，“家畜优童，亲自按乐句指授，演剧之妙，遂冠一邑”。山阴祁豸“精音律，咬钉嚼铁，一字百磨，口口亲授”。而张亦寓“晚年淡然入道，蒯履布袍，闭门欲扫”，专心于“教童子数人按拍清讴，选声叶律”。

(二)拍曲：日常生活的必修课

人们不仅喜好看戏，许多人还亲自习曲、唱曲，甚至研究昆曲、练习身段台步等，这在明清时期的江南较为普遍，“余邑人喜度曲，城乡士庶多能之”。对于那些摒弃尘世生活而归隐者，唱曲往往成为他们生活的主体内容。明朝宏恩，博通经史，攻习翰墨，以“登山临水听歌度曲”为精神支柱。据清末文人包天笑回忆，至清末民初，苏州的拍曲仍然非常盛行，“这些世家子弟，差不多都能哼几句。因为觉得是风雅的事，甚至知书识字的闺阁中人，也有度曲的”。

江南世家大族，把延师授曲作为子女家庭教育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几乎与请教师授文化课同等重要。著名画家樊少云，“先后请沈月泉父子为师排曲”，教授其子女。近代著名教育家张骥牖邀请尤彩云等昆剧艺人至家庭中教子女习



曲。据甘纹轩回忆(南京望族甘氏后裔、著名曲学家甘贡三之女):“因为父亲爱唱昆曲,家中一直请有笛师,所以我们都是从学唱昆曲开始的。”在苏州,“往往有三家之村,不识字之氓,亦俨然集其徒六七,围灯团坐,相与吹弹丝竹……入夜则打十番鼓,杂以科诨,大类都城清唱”。^[15]

在那些黛瓦粉垣、雕梁画栋、花木扶疏的江南庭

院中,丝竹之声日夜抑扬绵延者司空见惯,艺术享受推广至部分群体的日常生活中,他们的日常生活趋于艺术化,这与明清江南园林之盛、服饰之美、饮食之精、优游之欢等,互为表里。江南社会因文人的“表率”,即便对于“物”的享受,也往往更注重赏玩价值,并非完全在意其“性能”,而且,常常赋予物质享受以精神意趣。

【资料来源】

[1](清)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元和唯亭志》卷5“祠庙”,《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7》;(清)顾禄:《清嘉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光福志》卷1“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7》;《平望志》卷12“节序”,《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13》;(清)俞蛟:《梦厂杂著·乡曲枝辞》,晓园客编:《清说七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民国吴县志》(一)卷52上“风俗1”,《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11》,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1年版;洪惟助:《昆曲辞典》,台北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002年版;(清)沈复:《浮生六记》卷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周秦:《苏州昆曲》,(台北)国家出版社2002年版。

[2](清)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清)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6,乐天居士编:《痛史》,191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平望志》卷12“节序”,《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13》;《沙头里志》卷2“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8》;(清)戴熙艾:《五湖异闻录》,武新立编著:《明清稀见史集叙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叶天寥年谱·别记》,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贞丰拟乘》卷之上“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6》;洪亮吉:《洪北江诗文集·卷施阁诗》卷10,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元和唯亭志》卷5“祠庙”,《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7》,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2年版;姜彬主编:《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和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黎里志》卷4“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12》;《吴门续画舫录》,《笔记小说大观》第5编10册,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80年版;(清)顾禄:《清嘉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顾笃璜:《昆剧史补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木渎小志》卷6“杂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7》,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532页。

[4](明)周旋:《畏菴周先生文集》卷10“疏稿”,《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集部》第3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5](清)顾湄伊人:《吴下丧礼辨》,(清)邵廷烈辑:《娄东杂著》,道光十三年太仓东陵氏刻本。

[6]引自[日]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云贵彬、于允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285—286页。

[7]俞振飞:《一生爱好是昆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戏曲菁英》(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8]刘晓辉主编:《松江文化志》,百家出版社2001版,第160页。

[9]天童:《仙韶寸知录(论昆曲人才)》,《申报》1919年12月19日。

[10]桑毓喜:《昆剧传字辈》,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苏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第130辑、《苏州文史资料》第29辑,2000年版,第97页。

[11]张岫云编著:《补园旧事》,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12]刘水云:《明末清初文人结社与演剧活动》,《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53页。

[13]洪惟助主编:《昆曲辞典》(下),台北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002年版,第889页。

[14]修君、鉴今:《中国乐妓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3年版,第371页。

[15]陈去病:《五石脂》,《丹午笔记·吴城日记·五石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昆剧《1689·桃花扇》(上) 昆剧《我的浣纱记——泊龙夜品》(下) 省演艺集团供稿